



人间重晚晴

肖云

是希望，老王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！

濒临倒闭的大兴路食堂，被老王入主后，经营方独到了，营业额立时增加。问其诀窍，答曰：定了规矩。

他到底立了什么样的规矩？不知道，不过大兴路食堂兴盛了，同时也标志着他“初出茅庐”的第一功。

(二) 这消息不胫而走，刹时名噪半个西北郊。

王志杰的故乡纸坊村办一家阔绰的“友谊饭店”，开业数月，生意十分萧条，眼看亏损与日俱增，当事人忧心

如焚。有知情者提示：要办好，非王志杰指点不可。当事者茅塞顿开，于是三顾“茅庐”求教于老王，可老王明一身数职，且有多年顽疾，岂肯轻易“出山”？但是见“死”不救也非他王志杰之所为。好在大兴路食堂局势基本稳定，少个把王志杰许没关系。他认为，做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应该是“哪里需要到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里安家。”

他终于告别了大兴路食堂，成了那个曾欲改换门庭的友谊饭店的经理。

友谊饭店兴盛了，日营业额千余元，并且在逐日递增。有行家预言：友谊饭店前景广阔，高深莫测。

王志杰似乎不再是凡人，是神仙。

(三) 大兴路食堂告急了。

在短短一年里换了八个头目，虽然一个和尚一个经，最终没能保住老王开创的局面。眼下，似乎不再是个食堂，而是一个叫不上名堂的不伦不类的东西了，前面“一团麻”，后面“一窝蜂”，成了苍蝇和流氓的自由王国。于是路人躲道，顾客回避，公安部门警告，卫生部门罚款已不成鲜事。于是关门。再开。再关……

“王师，请你回来

电视系列节目《河殇》播出后，赞之者甚众，贬之者亦不乏其人。见仁见智，各人言其所欲言，这正是当今政治清明、学术（艺术）民主的标志，自然无可非议。然而我对贬抑《河殇》者中“高级牢骚”一说，由不得想发几句“牢骚”。

在过去，“牢骚”是发不得的，“高级牢骚”尤不可发。1957年，一群天真的读书人以为发“牢骚”的时候到了，便颇为坦率地发起了“牢骚”，还没等他们过“瘾”，一个个便先后倒了霉。两年后，彭老总以其盖世之功勋、开国之重臣，在庐山党的会议上仅仅发了一通书面“牢骚”便被革职贬谪。自那以后，终于抑制了一些人的“牢骚”欲。

中国的今天不容否定，中国的昨天也不容否定。于是人们只能高唱：“形势一派大好！”“我们的祖先比你强！”甚至当外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吹中国人的脑袋时，国人也会以“中国人的脖子不一般”引为自豪。“妈妈的，洋人的刀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毛泽东主席生前是很善于平息别人的“牢

关于“牢骚”的牢骚

高时阔

骚”的。对他老人家1949年4月29日所赋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一诗中的“牢骚太盛防肠断”，我一直视为座右铭，并受益非浅：身体还好，政治上也没怎么倒霉。据柳亚子先生1947年4月7日（即柳先生作那首“牢骚”诗《感事呈毛主席》之后第十天），《北行日记》中所记，柳先生当时心情确实不好，爱生气，爱骂人，但彼时自己已有所悟，“以后决心请假一月，不出席任何会议，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，由生气而骂人，由骂人而伤身耳！”后

经毛主席赋诗一劝，柳先生果然洗心革面，一年后赋《浣溪沙》歌颂盛世，终于半点“牢骚”也没有了。

一个安于现状，没有任何“牢骚”的民族终究难以成为强大的民族。今天，《河殇》的编导者们发了“牢骚”（并被某些人誉为“高级牢骚”）既未因之而“伤身”，又未因之而“丧命”，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终于会强大起来的先兆。

从王蒙作品参赛落选说起

马腾骧 恢弘

在《青春》杂志社举办的首届中国微型纪实文学青春奖大赛中，著名作家、文化部部长王蒙也特意撰写了三篇稿件参赛，除《单拐》荣获三等奖外，其余两篇均告落选。这一消息披露后，引起不少人的兴趣。

据悉，这次“青春奖大赛”一改过去文学评奖中轻文稿，重名人的弊端，采取新的评奖办法，即参赛者及其作品一律编号，评委们完全根据作品的艺术质量进行选拔，不再顾及作者的资历、名望。这次获奖的25位作者中，多数是来自基层，初涉文坛的业余作者，他们的作品是从3万件征文中硬硬梆梆挤出来的。这一做法，无懈可击，增强了评奖的透明度，真正达到了以质定稿的目的，一反那种“马太效应”的不良影响。一些业余作者说：“来真家伙还是美！不然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想露头角太难了！”

笔者认为，这种不拘一格选佳作的形式于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；其它报刊如有征文评奖之类，不妨也向《青春》学学，来个“秘密行动”以增强恢复文学的可信性和神圣性，不知何如？



刊头设计 蔡院生 本版编辑 杨乾坤

吧。劳司经理李志远忧心忡忡地恳求着。王志杰觉得心灵在颤抖，“倒底是咋搞的！真不是在玩儿戏？”

老王回来了。再次回到了大兴路食堂！

王志杰的到来给大兴路食堂以精神上的优势而形成自然的转机。然而老王深知今非昔比，此时的红庙坡、星火

路已是星罗棋布的饮食摊点，左邻右舍又不无熟食门面，对这小店不能不算一个威胁。主要的，是人一旦养成了毛病……他有点担心了，担心自己是否能够“收复失地”。

照例从整顿纪律和卫生着手，宣布他的三要素：不许白吃白送白拿！然后严格考勤，实行责任承包，论功行赏，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。至于上班带书包饭盒提兜之类也将终止了，吃饭统一了。最后设置了标语条幅意见簿监督岗彩旗门联……再最后，鸣炮开门。

在“种类齐全”“质优价廉”的招牌下，大兴路食堂又有了第一线生机。但有人却说是回光反照，垂死挣扎。王志杰不管这些，他宣布：“只要大伙一条心，照写到纸上的去做，拿不上奖金我掏腰包！”“你有几个钱？能日天？”老王挨骂了，他始料不及。接着，上班骑三轮车挣私钱的，偷烧鸡牛肉的，仿佛都在向他挑战。他不动声色，立即召开现场会，既有处罚措施在先，就该不折不扣地执行！”那几日，一些恶徒每晚“光顾”，全冲着老王。“好爷哩，咱啥事不得开

在祖国丰富的医药宝藏中，几乎每味药都能使人联想到它的形态、功能、性味等特点。所以在民间流传着不少用中药名作成的对联。如：“稚子牵牛耕熟地，将军打马过常山。”又如：“白头翁，持大戟，跨海马，与木贼、草寇战百合，旋复回朝，不愧将军国老；红娘子，插金簪，戴银花，比牡丹、芍药胜五倍，芙蓉出阁，宛若云母天仙。”巧将中草药名嵌入对联，给无情之物以活力，赋树草以生机，令人浮想联翩。

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位有名的中医善用中药名入联应对的故事。一天，客人一进门就指着门口的灯笼说：“灯笼灯笼，纸（枳）壳原来只防风”，医生对道：“鼓架鼓架，陈皮不能敲半下（夏）”。客人进到院中，看到丛竹挺秀，赞叹道：“烦暑最宜淡竹叶”，医生随口对道：“伤寒尤妙小柴胡”。客人在院中花坛边坐下，又出一联：

“玫瑰花开，香闻七八九里”，医生不假思索地应道：“梧桐子大，日服五六十九”。客人看过病告辞出来，说道：“神州到处有亲人，不论生地熟地”，医生忙对道：“春风来时尽落花，但闻馨香木香”。双方对话，巧用中药名叙事抒情，工整贴切，情深而语涉，颇具风趣。

最有名的用中药名作成的对联怕是下面一联了：“起病六君子，送命二陈汤。”联中“六君子”和“二陈汤”全是中药汤头名。这副对联还含有一段历史故事。据传，袁世凯称帝前，杨度、刘师培等筹安会六君子拥立袁世凯做皇帝。上联暗讽袁得了做皇帝的病，下联中的“二陈汤”实指陈树藩、陈宦、汤寿潜三人，他们都是袁的亲信，捧袁称帝，出了不少力。后见大势已去，又先后宣布“独立”，于是又成了袁的“送命汤”。全联以中药汤头入对，用语双关，字数不多，但颇见功力。

巧将药名入对联

杜洛

罕见的秦盾

张文立

盾是古代一种防卫兵器。它的使用是武士左手持盾右手执刺杀兵器。敌人的矛、戈或箭矢射来，武士蹲跪在盾后，或用盾格挡，以避锋芒，然后向前进攻。所以便有了矛盾这个典故和词汇。又因为矛刺的兵器是一种叫戈，而盾在古代也叫干，于是干戈二字便成了战争的代名词。

盾的出现稍晚于戈、矛，但在殷、周已经有了。武王伐纣时，在牧野誓师，便命令他的士兵“称尔戈，比尔干”。就是举起你们的戈，把盾互相并起来，形成一条进攻中的防卫线。盾出现以后，在古代战争中便经常使用。但是，出土文物中却很少见到。目前，我们可以见到最早的盾，是秦汉时的盾。汉代的盾，在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中发现了410个盾的模型，是木质的，平底，上小下大，大体呈梯形，制作简单，形体很小，高不足10厘米，宽3—4厘米。

1980年在秦陵发掘出土的秦陵一号铜车马上，发现了秦代的盾。它被放在一号铜车的右轴内侧的盾座中。经过修复，1988年5月1日才同观众见



面。这把铜盾高38厘米，底宽24厘米。它应该是秦代战斗中实用兵器的一半大小。依此折算，那么秦代的盾应该是长约76厘米，宽约48厘米。它完全可以掩护一位武士的。这把铜盾，里外都绘有彩色花纹。它的边沿是一圈勾连的图案花纹，圈内对称地画着以龙纹图案为主的龙、云图案。这些图案，分别为白、红、蓝等色，色彩艳丽。并且用颜料堆塑起来，形成浅浮雕的效果，显得沉雄华丽。这样，一方面它的图案同铜车马的图案协调一致；另一方面，究竟是距权贵者近，事事都可以显出帝王的威仪来。

盾的使用最初在战车上。车上载盾，是为了防卫外来袭击。秦陵一号铜车马安装在车前部的戎车（兵车）上。它的任务是保卫安车不受袭击。因此，车上既有进攻用的弓箭，还有防卫用的盾牌，集攻防于一身。它形象地体现了秦始皇帝车队的防卫状况，为我们认识古代兵车及帝王车驾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盾上的花纹和图案则为了解秦代的彩绘艺术、社会高层生活风貌提供了可视性的材料。尤其是在目前发现古代的盾十分稀少的情况下，它的出土就更显得物以稀为贵了。

（摄影：杨兵同）